



琵 琶



鸚 鵡



菠 蘿



八 哥

LIANMIANCI DA CIDIAN

聯綿詞大詞典

徐振邦 編著

鼎 愿



芙 蓉



枇 杷



麒 麟



聯綿詞大詞典

徐振邦 編著

商務印書館

二〇一三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聯綿詞大詞典/ 徐振邦編著.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3

ISBN 978 - 7 - 100 - 06525 - 2

I. ①聯… II. ①徐… III. ①漢語—联绵词—詞典
IV. ①H136.7-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 (2009) 第 012222 號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LIÁNMIÁNCÍ DÀ CÍDIǎN

聯綿詞大詞典

徐振邦 編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北京市鬆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525 - 2

2013年12月第1版

開本 787×1092 1/16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77

定價:198.00元

聯綿詞簡論（代序）

一 什麼是聯綿詞

在我們使用的漢語詞彙中有這麼一類詞：“旋風、手指、橋梁、秋天、生產、出現、飄拂、顫抖、美麗、惡劣、明亮、斧子”。這類詞的詞義是由所組合的兩個單音詞（斧子除外）的詞義組合而成的。另一類複音詞則與此不同。試看下面的詞：“蟋蟀、蚱蜢、螃蟹、杜鵑、呢喃、叮嚀、趑趄、猶豫、婀娜、逶迤、燦爛、款款”。這類詞一個共同點是，都有兩個字、兩個音節、一個明確的詞義。但它們的詞義，不是由兩個字的字義組合成的，而是由兩個音節共同表示的。與前一類不同。前一類稱複合詞，後一類稱聯綿詞。

漢語的單音詞是由一個音節構成的，這個音節是獨立存在的，分類學上稱之為單純詞，這個音節也稱之為詞素或語素；雙音詞是由兩個音節構成的，這兩個音節是兩個獨立的詞素，便是合成詞。一個詞素構成的詞為單純詞，兩個或兩個以上詞素構成的詞為複合詞。聯綿詞是漢語詞彙中一類特殊的詞，即雙音節的單純詞。聯綿詞的兩個音節是一個詞素，不能分拆為兩個詞素，兩個字具有共同表義性和不可分拆性。複音結構中的兩個字不能單獨使用，單獨使用便各自無意義（如：“鴛鴦”），或者複音結構中的兩個字單獨使用時意義與連用的意義毫不相干（如：“孟浪”），或者複音結構中的一個字單獨使用時的意義與連用時的意義相同或相近，而另一個不能單獨使用（如：“蝴蝶”。“蝶”可單用），這三種類型的複音詞便是聯綿詞。

上述提法是現代語言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借鑒國外語言學理論提出的科學的明確的論斷。而我國傳統語言學對聯綿詞的確定與現今的提法不盡相同。

聯綿詞在西周中晚期的金文裏已經出現，但將聯綿詞搜集整理，界定為詞彙的一類，並賦予名稱，以便和複合詞相區別，是較晚的事。

宋代張有《復古編》下卷附“辨證六門”，其一為“聯綿字”，收聯綿字五十八個，辨正字體的正俗。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將聯綿詞類聚在一起冠以“聯綿字”之名。

明代楊慎《古音駢字》、朱謀埠《駢雅》、清代方以智《通雅·釋詁》中的“諛語”、程際盛《駢字分箋》、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第十六·連語》、近人王國維《聯綿字譜》、符定一《聯綿字典》等，可算傳統聯綿字及其理論的代表。各家對聯綿詞或有界說論斷，或無界說論斷。

方以智的界說為：“雙聲相轉而語諛謔也。”此說尚嫌粗略。王念孫的界說為：“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說者望文生義，往往穿鑿而失其本指。”（《讀書雜誌·漢書第十六·連語》）

“上下同義”、“不可分訓”兩句本有歧義，現今理解為“上下同義”指“連語”是由兩個意義相同的字構成的，即同義聯合式的合成詞；“不可分訓”是說不能將兩個意義相同的字分別解釋成不同的含義，不是說不能分開單獨解釋。這樣理解王念孫的這兩句話，是比較符合王念孫本意的。但我們聯繫王念孫在《廣雅疏證》和《讀書雜誌》裏對聯綿詞的訓釋可以看到，王念孫“連語”中所列舉的“流馳”等二十三個例詞只是他的連語中的一部分——由兩個獨立同義詞根構成的聯綿詞。

再從上述各家所搜集的聯綿詞實際情形加以考察。《復古編》、《古音駢字》、《駢雅》、《通雅·釋詁·連語》、《聯綿字譜》、《聯綿字典》等，雖然有“聯綿字”、“連語”、“駢字”等不同名稱，但他們對聯綿詞的看法是同一的，即聯用的雙音詞，其中除了聯綿詞外，複合詞的各種組合類型都有。下面僅以《聯綿字譜》、《聯綿字典》為例。

同義聯合：“踴躍、思索、閒暇、窮困、艱難”（以上《聯綿字譜》）、“困難、勞苦、壅塞、剛強、少小”（以上《聯綿字典》）。

類義聯合：“規矩、繩墨、風波、聰明、廣大”（以上《聯綿字譜》）、“禽獸、草木、心腹、耳目、刑罰”（以上《聯綿字典》）。

反義聯合：“寤寐、離合、先後、買賣、低昂”（以上《聯綿字譜》）、“大小、上下、先後、取捨、古今”（以上《聯綿字典》）。

偏正式：“頃筐、好逑、正則、精氣”（以上《聯綿字譜》）、“嘉言、強姦、席捲、慶雲、文車”（以上《聯綿字典》）。

主謂式：“屋漏、嫗伏、憤盈”（以上《聯綿字譜》）、“情僞、日食、地震、龍卷”（以上《聯綿字典》）。

述賓式：“盡瘁、潔楹、踵武、干城、登遐”（以上《聯綿字譜》）、“攘臂、斂袂、作人、懷孕、飲泣”（以上《聯綿字典》）。

述補式：“變衰、充滿”（以上《聯綿字譜》）、“斥退、戰勝、擯落、填滿、挺出”（以上《聯綿字典》）。

附加式：“健子”（以上《聯綿字譜》）“裴然、既而、豁如、莞爾、孺子、豎子”（以上《聯綿字典》）。

雙音虛詞：“所以、然而、然則、雖然、是以、乎哉、焉哉、乃爾、已矣、且夫、若夫、方且”（以上《聯綿字典》）。

詞組：“豈不、誰能、不足、講禮”（以上《聯綿字典》）。

足見傳統分類的聯綿詞也包括了複合詞，與現今的分類是不同的。

二 聯綿詞的起源

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是目前見到的我國最早的語言材料。《甲骨文合集》第13338版，除卜辭正文外，有“𠂔 𠂔 𠂔”三字，考古專家、古文字學家有十三種不同解釋，李圃讀作“不龜龜，猶言不

踟躕，不躊躇”。《甲骨文合集》第3648版卜辭有“𠂔𠂔𠂔”三字，有人釋為“擒獵美”，有人釋為“擒獵允”。如果所釋成立的話，那麼甲骨文裏便記錄了“蜘蛛”、“獵允”兩個聯綿詞，聯綿詞和單音詞同時被記錄下來。

西周中後期的金文確實記錄了聯綿詞，而且幾種類型已初步具備。

牆盤：“𣎵屯無諫。”郭沫若釋“𣎵屯”為“渾沌”。于豪亮讀作“緼純”，為疊韻聯綿詞，“渾沌”的古語。

牆盤：“𣎵屏文考乙公儻𣎵。”于省吾釋“儻𣎵”當讀為“競爽”，疊韻聯綿詞，剛強爽明之意。

毛公鼎：“告余先王若德，用印邵皇天，𣎵𣎵大命。”“𣎵𣎵”即“鍾周”，雙聲聯綿，義為尊奉、衛護、抱持等。

虢季子白盤：“不顯子白，壯武丁戎工，經維四方，搏伐厥虘于洛之陽。”

不嬰殷：“女以我車宕伐厥妾于高陶。”“厥妾”及上例中的“厥虘”皆“獵狃”的早期異文，金文中又作“嚴猷”、“嚴允”、“厥允”。

禹鼎：“不顯𣎵𣎵皇且穆公。”虢季子白盤：“𣎵𣎵子白，獻馘于王。”“𣎵𣎵”同“桓桓”，疊音聯綿，威武雄壯貌。

以上所舉金文中的聯綿詞，疊音、雙聲、疊韻、非雙聲疊韻四種類型皆有。另外，“穆穆”見《大克鼎》、“翩翩”見《毛公鼎》，“號許”見《毛公鼎》。與後世的一萬多條聯綿詞相比，金文裏的聯綿詞太少了，但畢竟是早期記錄，且各種類型初步具備，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三 聯綿詞的範圍及分類

從王國維的《聯綿字譜》開始，注意到了對聯綿詞所包括的類型的考察，注意到從聲韻的角度去考察聯綿詞。由於對聯綿詞各類型的特點認識不盡相同，便出現了寬嚴不同的尺度，於是便各有一說。現將主要的七種分類簡介如下，並提出自己看法。

（一）雙聲、疊韻、非雙聲疊韻、疊字說。王國維的《聯綿字譜》、符定一的《聯綿字典》、周法高的《聯綿字通說》、新編《辭海》皆持此說。《辭海·聯綿字》：“也作‘連綿字’，指由兩個音節聯綴成義而不能分割的詞。或有雙聲、迭韻的關係，如‘玲瓏’（雙聲）、‘徘徊’（迭韻），或沒有雙聲迭韻的關係，如‘蜈蚣’、‘妯娌’。或同音相重複，如‘匆匆’、‘津津’。”

（二）雙聲、疊韻、疊字說。王力、楊伯峻、周大璞、洪誠諸先生皆持此說。

（三）雙聲、疊韻、雙聲兼疊韻、非雙聲疊韻說。蔣禮鴻、任銘善二教授在《古漢語通論》中持此種標準，重言詞另列為一類。

（四）雙聲、疊韻、非雙聲疊韻說。周秉鈞教授在《古漢語綱要》中持此說，只是將非雙聲疊韻的聯綿詞稱作“其他類”。《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聯綿字》（周祖謨撰）、《中國語言學大辭典》（許嘉璐主編）、《漢語大詞典》皆持相同觀點。

（五）東北師範大學《古代漢語》教材把聯綿詞限制在雙聲疊韻的範圍內。

(六) 董為光從詞彙學的角度將聯綿詞分為同聲聯綿、異聲聯綿兩大類。

(七) 程湘清在《先秦雙音詞研究》中提出聯綿詞可區別為完全重疊詞（即疊音詞）、部分重疊詞（包括雙聲、疊韻、雙聲兼疊韻三類），不包括非雙聲疊韻一類。

確定聯綿詞的範圍，標準是雙音詞的兩個音節是一個詞素還是兩個詞素，如“鸚鵡”這類雙音詞，既非雙聲又非疊韻，但兩個音節是一個詞素，符合聯綿詞的特徵，應當被確認為聯綿詞。重言詞現已被區分為兩種，一種是由音變造詞而產生的疊音單純詞，這類疊音詞的兩個音節是一個詞素。如“鯪鯪（魚躍聲）、脈脈（注視貌）、狒狒”，這類當然是聯綿詞。另一類由語法造詞而產生的重疊式合成詞，由兩個獨立詞素組成的。如“洶洶、洋洋、涓涓”，其聯用義與單用義相同或相關，這類詞不是聯綿詞。

我的看法是：聯綿詞包括疊音詞、雙聲詞、疊韻詞、雙聲兼疊韻詞、非雙聲疊韻詞。

從詞性角度考察，聯綿詞包括形容詞、動詞、名詞、象聲詞、副詞。

四 聯綿詞的來源

聯綿詞的來源，也就是聯綿詞產生的途徑，就其重要者而言，有以下八種：動情的感歎、聲音的模擬、聲音的重疊、同義單音詞的聯用、單音詞的緩讀、單音詞的衍音、外來語的譯音、單音詞複輔音聲母的分立。

（一）動情的感歎

語言是由感歎、喊叫、摹聲等非語言的信號發展而來的。人們的感歎聲屬自然發音，由喜怒哀樂不同的情緒發出許多不同的聲音。最初的感歎聲都是單音的，由於感情思維的發展有時單音的感歎不足以表情達意，便用雙音的感歎來表示。如：

邪許 《淮南子·道應訓》：“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

煨休 《左傳·昭公三年》：“民人痛疾，而或煨休之。”正義引服虔曰：“煨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煨休’，代其痛也。”按：煨休，一為痛者之聲，一為撫慰痛者之聲，後用作撫慰。

殿屎 《詩·大雅·板》：“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毛傳：“殿屎，呻吟也。”

夥頤 《史記·陳涉世家》：“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

感歎性聯綿詞數量不多，但畢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來源。

（二）擬聲詞。模擬聲音的聯綿詞，有疊音詞，也有非疊音詞；有象聲詞，也有少量名詞、動詞、形容詞。

1. 疊音擬聲詞

關關 《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毛傳：“關關，和聲也。”

丁丁 嚶嚶 《詩·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毛傳：“丁丁，伐木聲。”《廣雅·釋訓》：“嚶嚶，鳴也。”

活活 濺濺 發發 《詩·衛風·碩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濺濺，鱣鮪發發。”高亨今注：“活活，流水聲。濺濺，撒網入水聲。發發，魚躍的聲音。”

2. 非疊音擬聲詞

自然界有些相同的聲音同時出現或連續出現，人們就用疊音詞來擬聲；有的聲音略長，前後聲音不同，又確是一個聲音，像有軸的板門和裝合葉的門窗開關時的聲音，前後聲音不同；人們用“吱嘎”、“吱扭”來模擬，這樣便出現了非疊音的象聲詞。

雙聲擬聲詞：“噲呬、萃蔡”：衣裳張起之聲。“闐鞀”：鼓聲。“丁東”：滴水聲。“呢喃”：燕語聲。“籲嘯”：悲歎聲。

疊韻擬聲詞：“沸卉、駉訇”：鳥迅飛聲。“訾訕”：小聲。“霍濩”：波浪聲。“唼喋”：魚、水鳥、鵝鴨吃食聲。“剝啄”：敲門聲。

非雙聲疊韻擬聲詞：“鏗鏘”：洪亮之聲。“礧礧”：雷聲、鼓聲。

3. 擬聲的名詞、動詞、形容詞。聲音的模擬也是名詞、動詞、形容詞的來源之一。這一現象子思首揭其秘：“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許慎在《說文》中多處涉及事物名稱來源於擬聲的現象。如《黽部》：“鼃，先鼃，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鼃鼃，其行先无。”

蟬，又名“蜩螗、遮留、都留”，皆象其聲。大土蜂，又名“蠓螋”，亦象其聲。“蚰蚰、蝸蝸、布穀、鳴鵪”皆象其聲。（以上劉師培）“毗劉、暴樂”：樹葉飄落之聲，後用作“紛披”。“骨碌”：圓物滾動之聲，後用作滾動。“抖搜”：細碎之聲，後用作顫抖。“瑟縮”：細碎之聲，後用作局縮不伸。“澎湃”：大浪湧動之聲，後用作洶湧義。“蕭瑟”：深秋風吹草木之聲，後用作淒涼義。“蓬勃”：原為爆裂之聲，後用作茂盛義。但擬聲的形容詞大多為象聲詞。如“雛雛雁鳴、雞鳴喈喈、嚶嚶草蟲”。

（三）聲音重疊

聲音的重疊也是聯綿詞產生的一種手段。疊音聯綿詞能產生擬聲詞，上文已指出過。也能產生名詞、動詞、形容詞。

名詞性的疊音聯綿詞。“蜻蜻”：蟬的一種。（《方言》卷十一）“鸛鸛”：傳說中的比翼鳥。（《爾雅·釋地》）“禺禺”：魚名。（《逸周書·王會》）“蛩蛩”：獸名。（《說文·虫部》）“猩猩”（《禮記·曲禮上》）。“狒狒”（《爾雅·釋獸》）。

動詞性的疊音聯綿詞。“切切、偲偲”：相互督責勸勉。（《論語·子路》）“鍾鍾”：氣在體內往來。（《素問·陰陽離合論》）“旺旺”：獨行貌。（《楚辭·哀時命》）“睚睚”：照視。（《玉篇·目部》）

形容性的疊音聯綿詞。“棣棣”：文雅安和貌。（《詩·邶風·柏舟》）“依依”：楊柳輕柔飄拂貌。（《詩·小雅·采薇》）“脫脫”：舒展貌。（《詩·召南·野有死麕》）“蓁蓁”：茂盛貌。（《詩·周南·桃夭》）“踽踽”：獨行無親貌。（《詩·唐風·杕杜》）“桓桓”：威武貌。（《詩·魯頌·泮水》）

考察的結果表明，非象聲的疊音聯綿詞中，名詞很少，動詞更少，絕大多數是形容詞。

（四）同義近義單音詞的聯用

同義近義單音詞由於長期聯用而變成了聯綿詞，與同義聯合式合成詞形成的過程沒有什麼

不同，只是由於這類合成詞在長期使用過程中，不僅聯用，而且將其義寄之於其聲，而不再託之於其形，因而同一合成詞出現了衆多異體，原來的兩個獨立詞素凝結成一個詞素，兩個音節共同承擔一個詞素義，即共同表義，正如張永言教授所說：“有時候，一個合成詞由於語音和結構發生了大的變化而成了單純詞，它的內部形式（結構方式）也就從人們的語言意識裏消失了……這種過程就是詞素的溶合。”

偃僂 《左傳·昭公七年》：“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禮記·問喪》：“偃者不袒。”鄭玄注：“偃，曲脊也。”《戰國策·燕策三》：“（田光）僂行見荊軻。”《說文·人部》：“偃，僂也。”以上例句表明，“偃”、“僂”同義，皆有單用之例。

《莊子·達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癭者承蜩。”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旁行踽僂。”李善注：“踽僂，偃僂也。”《淮南子·精神訓》：“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以上爲合用合釋例。

“偃僂”在使用過程中出現了衆多異形詞：“偃旅、蜩僂、踽僂”，讀音小變則有“曲僂、軀僂、軀僂、軀僂、俛僂、俯僂、佝僂、佝僂、佝僂、佝僂、佝僂、佝僂”（以上皆爲人弓腰曲背，或指因駝背而矮小的人）。由於音形變異和同羣詞的繁衍，儘管每個詞的兩個字有義可尋，但已經很模糊了，人們不再據其形而求其義，而是憑其聲而得其義了。“偃”、“僂”，由單音詞進而爲合成詞，進而演變爲單純的聯綿詞了。

由於同義近義的單音詞聯用而演變爲聯綿詞，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第十六》列舉了二十三個詞。此外尚有很多，列舉一部分如下：“屯遭、呻吟、展轉、窈窕、嫵媚、覬覦、寂寞、凜冽、綢繆、侏儒、岑崑、魑魅、崔嵬、徘徊、爛漫、童蒙、顛顛、嫫媿”。

（五）單音詞的衍音

一個單音詞加上一個與之雙聲或疊韻的字，就變成了雙聲或疊韻的聯綿詞。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時時用“單呼”、“累呼”兩個術語闡述聯綿詞與其所從出的單音詞的關係。如《說文·艸部》：“葑，須從也。”段注：“《邶風》：‘采葑采菲。’毛傳曰：‘葑，須也。’《釋草》曰：‘須，（逗）葑蓂。’《說文》曰：‘葑，須從。’三家互異而皆不誤。‘葑’‘須’爲雙聲，‘葑’‘從’爲疊韻。單呼之爲‘葑’，累呼之爲‘葑從’；單呼之爲‘須’，累呼之爲‘須從’。語言之不同也。”按：這裏是一物四名：“葑、須、葑從、須從”。“葑從”，東部疊韻；“須從”，從心旁紐準雙聲。

衍音聯綿詞有雙聲、疊韻之別，又有衍音在前在後之分。分別介紹如下。

1. 雙聲聯綿，衍音在前

蓀蔗 南朝梁元帝《謝東宮賁瓜啓》：“味奪蓀漿，甘逾石蜜。”《說文·艸部》：“蔗，蓀蔗也。”又：“蓀，蓀蔗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蓀蔗，疊韻連語……單言曰蔗，累言曰蓀蔗耳。”按：蓀蔗，章紐雙聲，衍音在前。

情形相同的有“邇近、蟻螻、斯須、慷慨、桔槔、懍懍、蟾蜍、悄悄、哽咽”等。

2. 雙聲聯綿，衍音在後

連逮 《說文·辵部》：“逮，連逮也。”徐鍇《說文繫傳》：“逮，《淮南子》有‘連逮’之言，猶參差、零

瓏，若連若絕之意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遽，連遽也。行步不絕之兒。猶絲曰聯遽，辭曰誼遽也。亦雙聲聯語。”《方言》作“誼遽”，《玉篇》作“噍噍”，《說文》作“連遽”，《淮南子》作“連嚶”，皆為相連不絕，與“連”字義同。“遽”、“嚶”、“嚶”、“謔”皆不能獨立成詞，為衍音。“連遽”等皆來紐雙聲，衍音在後。

情形相同的有：“薈露、頽唐、襍樓、涔濱、覲髻、姿睢”等。

3. 疊韻聯綿，衍音在前

嚶冥 《文選·左思〈吳都賦〉》：“崑崙嶢峩，嚶冥鬱峩。”李善注：“嚶冥鬱峩，山氣暗昧之狀。”今釋為山霧迷蒙貌。《說文·冥部》：“冥，幽也。”《廣雅·釋訓》：“冥，暗也。”“嚶”字獨立不成詞，為衍音。嚶冥，青迴平上對轉疊韻，衍音在前。

情形相同的有“蜥蜴、嬰婉、佛仡、涇濛、便悁、讐讐、嫵婉、瓚臂、鍋觶”等。

4. 疊韻聯綿，衍音在後

椒聊 《詩·唐風·椒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毛傳：“椒聊，椒也。”陸德明釋文：“椒聊，椒，木名。聊，辭也。”段玉裁《毛詩故訓傳定本》所附《小箋》云：“《傳》不以‘聊’為語詞。‘椒聊’二字疊韻，單呼曰椒，累呼曰椒聊。”椒聊，幽部疊韻，衍音在後。今稱“花椒”。

情形相同的有“瓠瓠、鷓鴣、螻蛄、屈屐、接莎、滄浪、卓犖、螭螭、趕趁、的皪、樛流”等。

衍音形成的聯綿詞與附加式合成詞不同。附加式合成詞的附加成分是獨立的，而單音詞一經衍音為聯綿詞，其單音詞性質已經變化，不再具獨立性，而與衍生的音節凝固為一個詞素，其聯綿後的詞義由兩個音節共同表示。

（六）單音詞的緩讀

緩讀，也稱緩聲、曼聲。即將一個字緩讀為兩個字，正如反切一樣。漢語詞這種單音向雙音轉化現象，宋代學者已經注意到了。鄭樵《通志·六書略·諧聲變化論》：“急慢聲諧，慢聲為二，急聲為一也。梵書謂二合音是也。如慢聲為‘者焉’，急聲為‘旃’。”

緩讀詞與衍音詞明顯不同。衍音詞是一個字衍音之後仍保留在雙音詞中，音形未變，只是於其前或其後衍增一雙聲或疊韻之字構成雙音節；緩讀詞是將一個單音詞聲韻分開，聲母後另加一韻母組成一個音節，原韻母前也另加一聲母組成一個音節，從而使單音衍變為雙音，詞義也無變化。

緩讀詞又稱作切腳語，數量可觀，是產生聯綿詞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手段。舉例如下：

逢→勃籠 槃→勃闌 鐸→突落 叵→不可 團→突樂 鉦→丁寧 頂→滴顫 角→
矻落 蒲→勃蘆 精→即零 螳→突郎 諸→之乎 茨→蒺藜 圈→屈彎 鋼→骨露 筆
→不律 僕→不穀 芒→迷陽 孔→窟窿 峯→崔嵬

（七）外來詞的音譯

怎樣用單音節的漢語詞翻譯少數民族與外國的多音節詞呢？聰明的古代學者採取了音譯、意譯、半音譯半意譯三種辦法，很成功。但是漢語的單音詞只能充當少數民族語和外語多音節詞

中的一個音節，於是譯音詞中的雙音節三音節或四音節詞大量出現。由於雙音的譯音詞具有漢語聯綿詞的特點，人們便把雙音節譯音詞看作聯綿詞。

有些譯音詞原本是兩個音節，如突厥語的“罽𦍇”、匈奴語的“燕支”、伊蘭語的“苜蓿”。有些譯音詞原本是三音節或四音節的，譯成漢語也是三音節或四音節，如梵語 *rākṣa* 羅刹婆、*yakṣa* 夜叉、*sphatika* 娑波致迦、*sa mgharama* 僧伽藍摩。由於這些詞的使用頻率非常高，不符合漢人雙音節習慣，於是加以改造，縮略成“羅刹、夜叉、玻瓈、伽藍”。雖然是外語詞的縮略形式，恰巧符合漢語聯綿詞的特點，於是人們把這樣的外語詞也看作聯綿詞。

最早的譯音聯綿詞，見於西周《虢季子白盤》、《詩·小雅·出車》等文中的“玃玃”、“玃玃”。

1. 來源於匈奴的譯音聯綿詞：單于、駱駝（橐駝、駝駝、橐它）、甌脫、鮮卑（師比、犀毗、犀比）、猩猩（狴狴、生生）、烟支（燕支、焉支、胭脂、胭支）。

2. 來源於西域的譯音聯綿詞：苜蓿（牧蓿、木栗）、葡萄（蒲陶、蒲桃、葡陶）、石榴、阿訶（阿洪）、阿魏、毘毘（毘毘）、罽𦍇、可汗、琥珀、筌篴。

3. 來源於梵語的譯音聯綿詞：般若、比丘、刹那、佛陀、浮圖（浮屠）、和尚、袈裟、蘭若、羅漢、茉莉、南無、舍利、蒺藜、狻猊、沙羅、閻羅。

4. 來源於蒙語的譯音聯綿詞：戈壁、胡同。

5. 來源於藏語的譯音聯綿詞：氍毹、邏娑（拉薩）。

6. 來源於馬來語的譯音聯綿詞：檳榔、狢狢、蘆薈、蘇枋（木）。

譯音聯綿詞雖音形衆多，但其含義不變，沒有衍生詞群的作用，是聯綿詞中獨具特色的一類。

（八）複輔音聲母的分立

十九世紀，英國學者伊特金斯首先提出語言科學上的一個假說：上古漢語曾經存在過複輔音聲母，音韻學界林語堂、陳獨秀、羅常培、陸志韋、李方桂、嚴學窘、周祖謨、董同龢、周法高、張世祿等都認為上古漢語曾經存在過複輔音聲母，不承認者也大有人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展開了不斷的爭論。承認有複輔音聲母的學者找到了七種驗證方法：一、諧聲異常。如“路”諧“各”聲。二、重文。如“麥”和“來”同字異體。三、讀若。如《說文》“檜”讀若“屯”。四、異讀。如“谷”，古祿切，又欲鹿二音。五、古語中的緩聲。如“不律”為“筆”。六、方言。如“角”，方言讀作“角落”。七、漢藏系親屬語同源詞的比較研究。參證的條件增多了，可信程度提高了，尤其是用漢語聯綿詞群與親屬語比較研究，成果顯著，證明了一部分聯綿詞確是來自上古複輔音聲母的分立。下面僅舉一例。

上古漢語有聲母格局為 $ts' - l -$ 式，語源義為“青色”的聯綿詞羣。

滄浪：水清。（《孟子·離婁上》）

蒼筤：竹青色。（《易·說卦》）

倉浪：天青色。（《宋書·樂志三·古詞東門行》）

蒼琅：銅青色。（《漢書·五行志上》）

蒼狼：禾青色。（《呂氏春秋·審時》）

蔥龍：草木青翠茂盛。（《文選·郭璞〈江賦〉》）

璵璠：青玉明潔貌。（唐·杜牧《街西長句》）

清泠：清明潔淨。（《山海經·中山經》）

同羣詞尚不止此。“青”從“生”得聲。Paul Benedict 為藏緬族的青色義構擬語根為 s-ring，李方桂為漢語的“生”構擬為 sring，“青”從“生”得聲，“青”“生”音義關係密切，親屬語也是如此。這樣，聯綿詞“滄浪”等與親屬語的“青”應是同源，是漢藏語分立後的兩種不同形態，“滄浪”應是 ts'1—複輔音聲母分立的結果。ts'1—複輔音諧聲的證據：斂（|紐），僉（ts'聲）。有異讀的證據：臉：《玉篇》：七廉切，又力減切。有讀若的證據：臉，僉聲，《說文》讀若籃，魯甘切。從幾種不同的角度說明“滄浪”這一詞羣是由複輔音 ts'1—分立而來，當無異議。

學者們通過漢語聯綿詞羣與親屬語具複輔音聲母同源詞的考察，已經證實：一些漢語聯綿詞來源於複輔音聲母的分立。

1. 以“訛離”為代表的，聲紐格局為※p—/l—式，語源義為“分離”的聯綿詞羣來源於上古※pl—的分立。

2. 以“髑髏”為代表的，聲紐格局為※k'—/l—式，語源義為“頭”的聯綿詞羣來源於上古※k'r—的分立。

3. 以“晦黠”為代表的，聲紐格局為※ʔ—/d—(d—/ʔ—)式，語源義為“昏暗不明”的聯綿詞羣來源於上古※ʔd—的分立。

4. 以“果羸”為代表的，聲紐格局為※k—/l—式，語源義為“圓”、“圓轉”的聯綿詞羣來源於上古※kl—的分立。

5. 以“蒙籠”為代表的，聲紐格局為※m—/l—式，語源義為“模糊不清”的聯綿詞羣來源於上古※ml—的分立。

6. 以“焚輪”為代表的，聲紐格局為※b—/l—式，語源義為“風”的聯綿詞羣來源於上古※bl—的分立。

雖然每個詞羣與親屬語同源詞對比考察條件多少不一，甚至有的證據稍嫌不足，畢竟取得了初步可喜成果，說明複輔音聲母分立是聯綿詞重要來源之一。

五 聯綿詞的特點

（一）共同表意性和不可分拆性

漢字是表意體系的文字，字形具有一種潛在的標示字義的作用。聯綿詞是用兩個音節表示一個概念，緊密聯綿成一個詞素，記錄聯綿詞的兩個字僅僅是兩個音節，其字形的標示作用與聯綿詞的詞義無關。這種記錄聯綿詞的工具（字）與記錄對象（詞）是有矛盾的，這與漢字的性質和漢民族“依形求義”的傳統心理明顯不符。張玉麟在《假借臆說》中指出：“以單字而言，則或義

在於形，以雙字（指聯綿詞——筆者注）爲況，則必義取乎聲……狀字惟在貌物以寫象，故只寄意於音聲。悄悄慘慘，無非愁怨；關關嚶嚶，總是鳴聲。聞其聲而知其意，取其神而遺其形。故狀字則‘粲粲衣服’，可云‘采采’，‘攸攸我里’，或作‘悠悠’……貌山之高者曰‘峨峨’，而‘俄俄’可用也；貌山之危者曰‘嶢嶢’，而‘翹翹’可用也。猗猗、阿那、荏苒、霍靡，皆柔弱之謂也；隄隄、蕤菱、崔巍、嵯峨，皆高峻之謂也。晦靄、蓊蔓，莫非隱蔽；熒爚、焯爚，皆是光明。羃歷、蒙龍，疊韻而義近；絺索、屑宰，雙聲而語同。求之形貌，則兩字如秦越；按以聲音，則相契如肝膽。其所以召此繁變者，以語詞狀字之義系於聲而又多爲假借也。”此節妙文論述最爲透徹。

從聯綿詞義與單字義關係考察，可分四類，不論哪一類都體現了聯綿詞的兩字的共同表義性和不可分拆性。

1. 兩字分開各自無義

魑魍 《說文·九部》：“魑，魑魍，行不正也。”又：“魍，魑魍也。”

菑菑 《說文·艸部》：“菑，菑菑也。”又：“菑，菑菑，扶渠華。未發爲菑菑，已發爲夫容。”

情形相同的有“蛩蛩、魴魴、鸚鵡、蜺蜺、蹢躅、濊濊、嵯峨”等。

2. 兩字分開各自有義，卻與聯綿義毫無相關。如“首鼠（躊躇）、猶豫（猶是獸名，豫是大象）、狼狽（本無狽這種野獸）、龍鍾、目宿（也作苜宿）、屠蘇（草名、庵名）、闌殫（疲軟、委頓）、覆思（門內網狀屏風）、扶輿（徜徉）”等。這類聯綿詞兩字拆開後各自有義，如按單字義去解釋聯綿詞就出笑話。以前的笑柄大都出現在這類聯綿詞上。

3. 兩字分開後，一字無義，一字與聯綿詞義同。

捫捫 摸索。《說文·手部》：“捫，撫持也。”《玉篇·手部》：“捫，捫捫，猶摸索也。”《廣韻·魂韻》：“捫，捫捫也。”按：“捫”不能獨立使用。

顛顛 《說文·頁部》：“顛，面焦枯小也。”又：“顛，顛顛也。”按：“顛”不能獨立使用。

情形相同的有“邈邈（邈單用無義）、蜥蜴（蜥單用無義）、螟蛉（蛉單用無義）、螻蛄（螻單用無義）、頊頊（頊單用無義）、連遼（遼單用無義）、螳螂（螂單用無義）”等。

4. 聯綿詞的兩個字單用義皆與聯綿詞同義，即同義近義的單音詞結合成複合詞，進而變成了聯綿詞。這種聯綿詞往往與單音詞並存，與並列式複合詞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由於兩字的雙聲疊韻及異形詞的大量出現及其他原因，使人們覺得二字是高度密合的一個詞，其義來自其聲，而不是來自其形，兩個字各自獨立的詞素義已被忽略——變成了聯綿詞。如“屯邰（逌邰、越邰、屯邰、駮邰）、展轉（輾轉）、宛轉（婉轉、允轉）、兀陲（阨陲、兀隤、飢隤）、窈窕（窈窕、杳窕、官窕、官窕、窈窕）、覬覦、痾瘳（痾瘳）、綢繆、繽紛（賓紛、氈毼、闐闐）、囹圄（囹圄）”等。

以上所舉四類例詞揭示了聯綿詞是雙音節的單純詞，因其“義寄於聲”，從而具有兩字共同表義性、不可分拆性的單純性的特點。

（二）使用的靈活性

聯綿詞在使用中的靈活性，即單用一字、分開使用、反轉組合、重疊，結果並未影響或改變詞

義的表達。

1. 單用分用從聯綿詞自身方面和客觀方面分析，大體有三種原因。

(1) 有的聯綿詞來源於兩個同義詞或近義詞，最初組合時結構鬆散，自然可單用一字而詞義不變，後來凝固為聯綿詞，但單用已有先例，後來照樣單用也就不為過了。有的是單音詞衍音而變成了聯綿詞，單音詞依然可以單用。如：

繽紛 同義聯綿。《楚辭·離騷》：“百神翳其備降兮，九嶷繽其並迎。”王逸注：“繽，盛也。”又：“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王逸注：“紛，盛貌。”又：“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這裏表明了“繽紛”單用聯用並行，後出現了衆多異形詞，被人們認作聯綿詞，但使用很靈活。唐·杜甫《白水崖少府十九翁高齋五十韻》：“猛將紛填委，廟謀畜長策。”

斑斕 同義聯綿。聯用見於《後漢書·南蠻傳》、晉·王嘉《拾遺記》。後世依然單用。明·張煌言《奇零草·賦贈翁永年中翰燕爾之喜》：“燕婉偏諧小鳳斑。”

偃偃 同義聯綿。聯用見於《淮南子·精神訓》，後世依然單用。《宋史·五行志四》：“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疊前疊卻，若偃而就人者數四。”

痾痾 同義聯綿。聯用見於《莊子·達生》，後世依然單用。《素問·生氣通天論》：“陷脈為癰，留連肉腠。”

(2) 漢唐注家往往將聯綿詞分拆訓釋，給後世單用分用提供了先例。如，《左傳·文公十八年》杜預注：“貪財為饕，貪食為飡。”《詩·大雅·皇矣》毛傳：“畔援，無是畔道，無是援取。”《詩·大雅·卷阿》毛傳：“雄曰鳳，雌曰皇。”《方言》：“琵琶，自下而上謂之琵，自上而下謂之琶。”

《爾雅》是一部權威性詞典，對聯綿詞的處理，方法不盡相同。比較好的是以聯綿詞雙字立目，如：“蜉蝣，蜉蝣。”“蟋蟀，蜚。”“蝙蝠，服翼。”一類以單音詞立目，以聯綿詞作釋。如：“苕，陵苕。”“梢，梢擢。”“鷦，鷦鷯。”一類以聯綿詞的一個字立目，或以聯綿詞的一個字作釋，郭璞皆以聯綿詞作注。如：“藩，荈，華榮也。”郭璞注：“藩猶敷藩。”“櫬，梧。”郭璞注：“今梧桐。”“桃蟲，鷦鷯。”郭璞注：“鷦鷯，桃雀也。”由於《爾雅》有單用的先例，後人也就放心地單用了。

(3) “詩賦欲麗”，要追求句式的整齊美，聲韻協調美、循環美、錯綜變化美，這些修辭的需要，往往要聯綿詞在使用上有所變化。如《詩經》是一部樂歌，一般要求四字一句，整齊劃一，又要求詞義突出，不能龐雜，一句之中或兩句之內只用一個聯綿詞，於是便拆開使用，達到了良好效果。如：

阿難 《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婉孌 《齊風·甫田》：“婉兮孌兮，總角卯兮。”

忡忡 《齊風·甫田》：“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霏霏 《邶風·北風》：“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除因為句式要求整齊外，也因歌唱時，由於樂曲抑揚疾徐的制約，聯綿詞本身兩個字聲調的現狀，為達到最佳效果，歌者有的地方使用聯綿詞的一個字，另配一個符合樂曲要求的“兮、有、

斯、思”等襯字，吐字清晰。

詩賦中的聯綿詞單用現象較習見，不再舉例。

2. 反轉組合

反轉組合也稱“倒文”、“字序對換”。在同義近義反義複合詞裏普遍存在，聯綿詞也有此種現象。這種現象的產生，大約受複合詞的影響，或者還有別的原因。舉例如下：

形容詞

娑娑：《詩·陳風·東門之枌》。

娑娑：元·劉壎《補史十忠詩》。

崎嶇：《詩·小雅·正月》。

嶇嶇：《文選·王褒〈洞簫賦〉》。

窈窕：《詩·周南·關雎》。

窈窕：《聊齋·辛十四娘》。

動詞

踟躕：《詩·邶風·靜女》。

踟躕：明·唐順之《周襄敏公傳》。

偻偻：《說文·人部》。

3. 重疊

少數聯綿詞可以重疊。如：

委蛇→委蛇委蛇。《詩·召南·羔羊》

委佗→委委佗佗。《詩·邶風·君子偕老》

偻偻：《廣韻·虞韻》。

躑躅：《後漢書·隗囂傳》。

躑躑：宋·無名氏《異聞總錄》。

名詞

鵲鵲：《爾雅·釋鳥》。

鵲鵲：唐·孫光庭《補〈茅鴟〉》詩。

簋簋：唐·王建《長安縣後庭看花》詩。

簋簋：宋·劉克莊《歲晚書事》詩。

鼯鼯：《文選·長衡〈西京賦〉》。

鼯鼯：唐·鄭嵎《津陽門》詩。

聯綿詞使用靈活——單用一字、兩字分用、反轉組合、重疊使用。與聯合式複音詞完全相同，不是聯綿詞獨具的特點，只是一般的特點。

（三）字體的多形性

聯綿詞多形的特點，是針對一個詞講的，並非針對同羣詞，更不是針對同族詞講的，同羣詞即使音相同，但義不同，或義有微別，字形不同是很正常的。如：“蒙龍”，凡指不明；“朦朧”，月不明；“矇矓”，日不明；“矇矓”，目不明。四個詞音全同，但義有微別，是同羣詞，而不是同詞異形。義同而音有微別的詞當然也不是異形詞。

筆者統計，聯綿詞中異形詞數量近總數的三分之一。異形詞最多的是“逶迤”，古音同今音也同的有：逶迤、逶迤、逶蛇、逶佗、逶移、逶夷、逶迤、逶徺、委蛇、委它、委佗、委蛇、委蛇、逶施、委迤、委佗、委檣、委移、委維、委墮、蜺蛇、蜺蛇、蜺移、逶夷、逶他、逶他、逶猗、臧陟、威夷、臧夷、臧他、猗移、逶迤、蜺他。

聯綿詞多種異形的關係是怎樣的呢？這些文字使用的現象，原本都是針對單音詞講的，單音

詞是一個獨立詞素，其詞義是由單音節的音形共同表示的，音義同而形不同的單音詞可以考察出它們之間是繁簡、古今、異形、通用、假借等各種關係。聯綿詞的兩個字是一個詞素，詞義是由兩個字共同承擔的，分開後只有音形而無義，即便有義，也和聯綿義不相干，或者一字之義與聯綿義相同或相近，另一個字連個詞素也不是，怎能將它當一個單音詞來考察呢？而古今談聯綿詞中的假借字的學者，都是把聯綿詞中的兩個字當作單音詞來處理，這是很大的謬誤。

但是，漢字由形表義的文化性因素，頑強地滲透到聯綿詞裏來了，於是飛禽安鳥，水族加魚，蚯蚓不能無蟲，葶藶總是草類，撰文者一定要從字形上給出一個含義的範圍，因此人們使用考察單音詞的方法考察聯綿詞，認定了形符所指的範圍與詞義相關的便是正字，這樣似乎解決了聯綿詞以音表義與漢字以形表義的矛盾，但也引起了聯綿詞有無本字和異形間是否假借的爭論。

簡而言之，同一聯綿詞多種形體間的關係，純屬異形關係和同音通用關係，不是假借關係。

1. 異形聯綿類型。主要表現在象形變形聲、會意變形聲、篆體變隸體幾類上。

(1) 古今異形。“滂桓”、“般桓”為古字，“盤桓”為今字；“蜥易”為古字，“蜥蜴”為今字；“委它”為古字，“委蛇”為今字。

(2) 增形符異形。《易》的“次且”，《新序》作“趑趄”，《說文》或體作“跲跲”。《莊子》的“畏壘”，《論衡》作“岷壘”。《史記·樂書》的“空侯”，《武帝本紀》作“箜篌”，《篇海類編》作“桴篌”。

(3) 省形符異形。《爾雅》的“鸛鵲”，《說文》作“鸛專”。《莊子》的“鵩雛”，《漢書》作“宛雛”。

(4) 更換形符而異形。“彷徨”又作“仿徨”，“徘徊”又作“徘徊”，“憔悴”又作“顛顛”、“蕉萃”，“栲栳”又作“筲筲”。

(5) 省聲符異形。“嵒嶠”作“嵒嶠”，“嶠”字省“木”。“蹢躅”作“跲躅”，“蹢”字省“又”。“蠨蛸”作“蠨蛸”，“蠨”字省“艸”。

(6) 更換聲符異形。“彷徨”又作“傍徨”，“蟋蟀”又作“蟋蟀”、“悉蟀”，“薯蕷”又作“諸芋”。

(7) 改換構成成分的部位而異形。“裊回”又作“裴回”，“蜚蜚”又作“蜚蜚”，“鸛鵲”又作“鸛鵲”。

(8) 繁簡異形。“蘿蔔”又作“萝卜”，“棲遲”又作“栖迟”、“棲迟”，“骯髒”又作“肮脏”。

2. 大量使用音同的通用字，是聯綿詞異形紛呈的另一重要原因。如：

魍魎《周禮·夏官·方相氏》作“方良”（wǎngliǎng），《左傳·宣公三年》作“罔兩”，《國語·魯語》作“蜎蜎”，《史記·孔子世家》作“罔閭”，《淮南子·覽冥訓》作“魍魎”，《說文》作“蜎蜎”。可見“魍魎”、“蜎蜎”、“蜎蜎”為異形關係，“方良”、“罔閭”為通用關係。

譯音聯綿詞的異形、音同通用現象尤為顯著。如：葡萄、蒲陶、蒲桃。“葡”“蒲”為異形，“萄”“桃”為音同通用。

另外，漢魏以來的碑刻特殊異體字也是造成聯綿詞眾多異形的原因。

（四）形符的趨同性

漢字是表意體系的文字，聯綿詞“義寄於聲”，用以形表義的漢字記錄以音表義的聯綿詞，在

音同的條件下，字形的選用各隨己意。如“鴛鴦”從鳥，“蜘蛛”從蟲，“籐蔭”從竹，形符指明了詞義從屬的類別。而“鴿盾”、“盧蜃”、“鼎董”只有一個字的形符與詞義相關。“詹諸”、“倉卒”、“夫容”字形上沒有標示詞義類別的形符。聯綿詞雖然具有“義寄於聲”的特殊性，畢竟是漢語詞中的一部分，與單音詞複音詞一樣供人們使用，於是，漢人的思維方式所確定的由形及義的認字方式也就滲透到對聯綿詞的處理上。但聯綿詞裏，畢竟“夫容”、“倉卒”類的沒有相應的形符者居多，人們便覺得這類聯綿詞不符合因形及義的認字習慣，便給它們加上相應的形符。如《周禮》的“榮原”，《爾雅》作“蠨蛸”，《孔子家語》的“商羊”，《玉篇》作“鷓鴣”，《離騷》的“相羊”，《上林賦》作“儻佯”，《玉篇》作“儻佯”，兩個字都加上了相應的形符。另外，《莊子》的“鴻蒙”，《淮南子》作“鴻濛”，《詩》的“虺隤”，《玉篇》作“虺𪔐”，總得使兩個字形符同一了心裏才妥帖。人們在使用聯綿詞時，一直想方設法使其形符趨同，王力先生稱作類化法。

筆者在《聯綿詞概論》（1999年版）中統計《說文》中的聯綿詞，出篆的聯綿詞409個，形符相同的237個，占57.9%。包括注文中的聯綿詞共510個，形符相同的262個，占總數的51.3%。實際比例還要高一些。因為在《說文》前，有的聯綿詞本是同形符，《說文》沒有採用，如《莊子》的“螳螂”，《說文》作“堂螂”等情況不少。

（五）聲韻的同一性

1. 雙聲疊韻。雙聲疊韻不是聯綿詞獨具的特點，而是與合成詞共有的特點，最多也只能算一般特點。請看《詩經》聯綿詞情況。

雙音聯綿：間關 拈掬 鴛鴦 噉發 栗烈 遊衍 唐棣 流離 肅霜 匍匐 黽勉 踟躕 蝓蟻 蠨蛸 參差 蟋蟀 蝦蟇 邂逅 噉沸 霖霖 苕苕 荏染 挑達 叮嚀 頤頤 厭浥

疊韻聯綿：芣苢 勺藥 茵莠 果臝 蜉蝣 娉娉 崔嵬 窈窕 憂受 詭隨 扶蘇 蒙戎 伴奭 虺隤 猗儻 差池 委蛇 逍遙 倉兄 綢繆 蜾蠃 昏姻 椒聊 沮洳 螟蛉 判渙 畔援 魚然 漂搖 樸樸 棲遲 籐蔭 茹蘆 婉孌 鞅掌 窈窕

雙聲兼疊韻聯綿：蔽芾 燕婉 緜蠻 睨睨 輾轉 緜緜 廬旅

非雙聲疊韻聯綿：玃玃 昆吾 混夷 睢鳩 脊令 桑扈 鳴鳩 鷓鴣 鸛鳴 歇駟 戚施 萋楚 梧桐 終南 焦護 徂來 仔肩 夸毗 權輿 殿屎 滂沱 噫嘻 于嗟 猗嗟 顛沛 鳳皇 訛離 豈弟

疊音詞不計在內，聯綿詞共97個，雙聲、疊韻、雙聲兼疊韻69個，占總數71%。據向熹先生統計，《詩經》複合詞中，同義聯合、類義聯合共203詞，雙聲、疊韻、雙聲兼疊韻99詞，占48.7%。《說文》出篆聯綿詞409個，雙聲、疊韻、雙聲兼疊韻249詞，占總數60.8%。可以說，聯綿詞雙聲疊韻比例比較高，複合詞裏雙聲疊韻比例也比較高，所以雙聲疊韻不是聯綿詞獨具的特點，而是與複合詞共有的語音現象。

2. 開合口、等、聲調的同一性

統計的結果表明，不論雙聲類、疊韻類還是非雙聲疊韻類的聯綿詞，其兩個字的開合口、等、聲調的同一比例驚人的高，可算聯綿詞的突出特點。郭小武曾列六個表（《中國語文》1993·3期），